



# 兩天三夜

· 抗聯小說集 ·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· 抗 联 小 說 集 ·

# 兩 天 三 夜

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

1958年 沈 阳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兩天三夜..... | 李 敏 ( 1 )    |
| 深山密林..... | 張 韋 ( 23 )   |
| .....     | 偉 士 ( 39 )   |
| .....     | 沫 月 ( 61 )   |
| .....     | 張 衛 華 ( 78 ) |

# 兩天三夜

李 敏

## 雪 泊 露 營

1938年11月23日，在一个風雪交加的黄昏，我紧紧地握着馬槍，站在完达山的一个高高的雪峰上，聚精会神地傾听着一切聲音，了望着四面八方。雪花紛飛，我眼前象挂着一幅白色的薄幕，只能隱隱約約地看見層層的雪山，以及那些象帶孝老人似的樹木。在這樣的天氣里，連那些披毛野獸也寧可躲在洞里挨餓，不願出來覓食。我身穿一套單薄的棉軍衣，腳上穿一雙黃色的膠鞋，在風雪的侵襲下冷得發抖。為了使得身上暖和點，我在古老的青松下，不住地跺着腳。不行！於是我開始做劈刺的動作，嘴里小聲數着“一二殺！一二殺！”這樣連續做了十幾次，身上才覺得暖和一些。

北風吹得青松搖晃，樹枝互相撞擊着，噼噼、喇喇地响。伴着這種响声，在山下傳來了動人心弦的歌聲：

“木叶凋零，寒刺骨，白雪飛降，

抗日志士，殺敵疆場，

爭獨立，求解放，冒雪沖霜，

游擊戰鬥忙；

堅決抗戰，山高井水長，

宁战死，不愿国亡，  
不除日寇，不回家乡！  
.....”

啊！那是战友們在山下篝火堆旁歌唱。这歌声随着寒風蕩漾，震动了整个山谷，好象完达山、七星橛子都参加了同志們的大合唱。

多么雄壯的歌声啊！在这陰森的黄昏，听到这歌声，我立刻覺得在这深山叢林里，有許多的革命志士和我在一起，不再感到恐惧和孤單。

天慢慢的黑下来，山下的歌声也停止了，我在沉思着。

“小李子！”一个清快的声音，打断了我的思路。我忙轉过身去，模模糊糊地看到小馬已經站在我的身后。他換崗来了。

“小馬，我覺得時間不長，到点了？”

“还差点，我怕冻坏丁你，提前来接崗的。”他的声音低沉溫柔，我真沒想到小馬这个平常頑皮而又滑稽得要命的孩子，現在講話的語調，却象大人似的温和。

“不，你回去吧，小馬！不到時間我是不下崗的！”

“回去吧！你在我們队伍中是最小的一个，大家都很关心你，我也……”他用手輕輕地推我下去。

我看他那个小样，并不比我大几岁，說起話来倒象个大人，就問：“你多大了？”

“十七，可你才十五岁，我总比你大兩岁呀！好了，这是崗位，不准再說了，現在輪到我的崗，你走吧！”

“噢，小馬，今晚可真冷，你要多活动活动，不然会把你冻僵的。我走了！”我說着背起馬槍下山去了。

我剛走不遠，忽然發現前面有個小黑影，很象是一個人在那晃動，我當是“情況”，悄悄地摸過去，大聲喊道：“不許動！”那人忙說“是我！”哦，原來是畢榮。

“畢榮，你沒睡嗎？”我問。

“能睡着嗎？這樣冷的夜，加上火堆燃燒的不旺，只是冒煙。”她說話時，下巴直打顫。

我將馬槍背好，幫助畢榮把一棵倒樹拖着走了。

“我告訴你個消息，”畢榮小聲地對我說，“徐主任說，明天我們要突圍了！”

“突圍！真的嗎？好極了！準備突圍後到哪個村子去，听說了沒有？”

“到豆家圩子村，要我們宣傳小組做好準備工作呢。”

“這沒有問題，都是現成的。”

“小李子，將來我們可能分到各個團隊去呢！”畢榮的話有些沉重。

“到團隊不也很好嗎？”

“好是好，我就是不願意把咱們分開。有些男同志看不起女同志，說咱們累贅，我從心眼里不服氣。咱們在一起，可以和男同志比比看。我們也能獨擋一面呀！裴大姐比他們那些男幹部都能干，你說對嗎？”

“對，那是些好開玩笑的傻小子不講道理，說女同志不如他們。徐主任、劉排長不是都很重視女同志嗎？”我作解釋。

“據說徐主任是大学生，是嗎？”畢榮問。

“是不是大学生，我可不知道，反正他是个知識分子，人家都說他文武雙全。”

“裴大姐也念过書嗎？”

“她沒念过書，从小給人家当童养媳，后来参加革命才自学的。她1937年在湯旺河被服厂时，动员我們学文化，我就在那时才开始学識字。”

“咱們的徐主任、裴大姐多好呀！我們什么时候能鍛煉成他們那样就好了。徐主任虽然是个男同志，但是他的作風、态度，象母亲似的温和，一說就是‘小家伙’，‘小同志’。”她学着徐主任的样子，很可笑。

“畢榮，你看火快要灭了，再不去，同志們都要冻醒了！”我們拖着树，急忙往宿营地走去。

宿营地只有一个大火堆，兩边躺着的战士們，由于白天爬山行軍疲倦了，在雪地上鋪些树枝，把背兜兒作枕头，紧紧地圍着火堆睡了。黑夜包圍着这个火堆，鵝毛似的大雪飄落在同志們的身上，白白的一層。

他們都冻得蜷曲成一团团，膝部几乎接触到鼻尖了。

徐主任借着火光，在写着什么，手冻得好象連鉛笔都拿不住了，一边写，一边搓搓手，又不断地用嘴去吹落在本子上的雪花。他近来肺病复發，咳嗽得很厉害，再加上挨餓受冻，瘦高的个兒显得更細更高了。虽然他才三十二岁，但看他那副憔悴的臉色，已經象四十多岁的人了。

老張头坐在火堆旁边睡着了。他用双手抱着膝盖，垂下头，半張着的嘴流着口水，时断时續的打呼嚕。就是因为这个样子，大家都叫他“張佛爷”。

刘昌有排長，光着一只脚，將湿脚布挂在树条上烤，接着又补起他那張着嘴的韃韌。他那双粗壯的手，冻得裂了口。針从

他手里滑下来，他边找针，边朝着我和畢荣說：“这針都是專給女人制的，小的拿不住，革命胜利后，我專制一根这么長的。”他用手比作一尺多長。

“哼，到那时，象你这样二十来岁的小伙子，娶上个漂亮媳妇，还用着自己縫？”老張头停止了打呼嚕，但仍然閉着眼睛在講話。

“老張同志，到那时，咱們就用机器一啖啖，过社会主义工業化的生活了！”刘排長用那只破鞋比划着，脚作着登机器的动作，一不小心，脚被树枝刺疼了，哎哟了一声。

“小伙子，怎样，冒进了吧！”哈哈，老張头笑了，我們也笑了。

这时，裴大姐披着一头一身白雪，从东山巡視、查崗回来。她臉緋紅，秀丽的兩只大眼睛閃耀着光輝，兼之滿身披雪，宛如仙女披着白紗下凡，不象的是她背着步槍，手里沒有拿花搖扇。虽然她已經三十五岁了，但是青春时期的美丽的綫条还没有完全消失。她到火堆旁边抖了抖雪，靠着火堆站着，目光时而投向正在睡覺的战士們，时而凝視火光，若有所思地半閉起眼睛。

我和畢荣把树枝向火里投擲，火星蹦落在正在睡覺的滿身披着厚雪的同志們身上，立刻滋滋地灭了。

我看見火堆旁的一盆煮熟了的树皮，說：“裴大姐，这是給我留的嗎？”

“是的，是給你留的，今天煮的不多，因为天冷，树皮冻的剝不下来，少吃点垫垫飢，明天再多煮，吃一頓飽的。”

“咱們不是要下山嗎？裴大姐，明天讓我們吃一頓小米干飯吧！”我仰着臉，笑着对她說。裴大姐象所有的母亲憐愛自己的孩子一样凝視着我，忽然眼睛里含着閃亮的泪，紧紧的拥抱我，

撫摸着我的頭，安慰地說：“快吃吧，明天一定讓你們吃一頓飽飯！”我因從小就失去了母親，常常羨慕過別的小孩子受到母親關懷的溫暖生活。我自從遇到了裴大姐後，就受到她對我母親般的關懷，此刻，我在她的懷抱里看到她那憐愛的眼光注視着我時，我是感到多么溫暖和幸福啊！

我拿過小磁碗，盛上一碗樹皮就吃。這些不加鹽的樹皮，原是苦溜溜的，很難吃，但由於飢餓，熱呼呼地吃起來，卻覺得滋味不壞。吃完，我坐在火旁，烤腳布和鞋。

徐主任將鉛筆和本子裝到他的圖囊里，站起來，把皮帽子脫下抖掉雪，又將背後的雪抖下來。他看見我凍得那樣，便低聲地問：

“小李子，才下崗嗎？冷不冷？”

“下崗好長時間了，那里比這冷。”我回答。

“是啊，今天很冷，把他們都叫醒，起來烤火。”他說着就把戰士們喊醒，但戰士們不立刻起來，徐主任接着說：

“起來烤烤火，不然就要凍病的。看你們，縮得象個刺蝟，這那能解決問題呢，起來吧！”他把戰士一個一個拉起來。

“他媽的，老天爺也和咱們作對！”小馬剛下崗回來，就向火堆擠，背朝着火堆烤，這時，他那開了花的棉褲，起了火苗。

“小馬！小馬！你的褲子着了！”我着急的喊。

小馬頑皮地喊：“一二三！”往雪上撲通一坐，笑着說：“這年頭火燒屁股是常事，着什么急呀，小李子！”

小馬站起來，屁股冒着氣，湊到我跟前，拉着長長的調子：“美丽的小娘子，幫幫忙吧！”把屁股朝着火堆，向我行了個九十度的鞠躬禮，逗的大家哈哈大笑。我假裝生氣，不理睬他。



小馬忙改口說：“報告小李同志，馬家遭了火災，請求女同胞幫幫忙！”他向我行了個軍禮。

我憋不住笑了，從帽子上拿下帶綫的針。這時小馬趕緊給自己下命令：“卧倒，”然後趴到木頭上，大家又一陣哄笑。徐主任也笑着說：“這小子，太頑皮了！”

我跪在那里，看小馬的褲子已坏得没法縫了，說：“小馬，你大概下山的时候，扛着兩只脚，用屁股滑下来的吧？你看褲子爛这么大一塊，又沒布，咋补？”

“小李子，若不你就用一条繩子，象結口袋嘴子似的結上吧。”他趴在那里，不得勁地歪头看着我說。

“那怎么行呀！”我說着，从兜里掏出一塊半旧的手帕来，往小馬褲子上貼。

“用你的手帕，我该怎么感谢你呀！”

“不用謝，只要以后少說女同志的坏話就够了。”

“那兒的話，你們真冤枉好人。小李子，說正經的，我將來一定还給你一塊好手帕。”

“將來，那么要等多久呢？”

“不久，不久，將來，把鬼子赶跑了，到哈爾濱那大城市，买一塊最漂亮的、綢子的手帕还給你。”

“是啊，到那时候該多么好啊！”我边說边給他縫。

徐主任看同志們都起来烤火了，对大家說：“同志們，今年我們的战斗任务，比往年更艰巨了，大批日本軍集中向我們进攻，我們人数不多，党把坚守下江游击区的任务，交給了我們，我們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。明天我們就要进行突圍，同志們有信心嗎？”

“有信心！一定要完成任务！”大家齐声回答，声音是那么坚定。

大家望着火堆，唱起了歌：

“朔風怒吼，大雪飞揚，

征馬踟躕，冷气侵入夜难眠，

火烤胸前暖，風吹背后寒，  
壯士們！精誠奮發，橫掃嫩江原，  
.....”

天已經黎明。

小馬輕輕地推了一下我：“喂，要起隊了。”

### 姜家崙山上一場血戰

拂曉，屬於抗聯第六軍一師的我們這一支二十來人的小部隊，開始出發了。我們已經被敵人圍困在山里很久，斷絕了糧食，缺乏冬裝，正準備衝出重山和敵人的封鎖，解決供給問題，並擴充部隊。

裴大姐又象過去一樣，當隊伍走後，她唯恐丟掉了什麼東西，總要到各個火堆旁檢查一遍，然後才放心走開。她忽然發現我站在一棵大楊樹旁，用刺刀刻標語。

“小李子，快走吧！不然你會掉隊的！”她着急的催促着。

“掉隊？我從來也沒掉過隊！”我確實因自己從來沒掉過隊而自豪的笑着說。

“不要驕傲吧！”她說着，又走到另一個火堆旁去檢查。

我因為着急，手又凍得不靈活，好容易刻完最後的“！”號，后退兩步，小聲讀了一遍：“抗日救國是每個中國人民的光榮責任！”然後滿意地追隊去了。

我們踏着深過膝蓋的雪，穿過密密的叢林，爬過一個又一個山峰，跨過一個又寬又長的溝塘子，向光禿禿的雪峰——姜家崙山上走去。

狂風呼嘯着，使人抬不起頭來。正午十二點，我們登上姜家

窑山峰了。徐主任站在我們在雪地上新踩出的小道旁，向后看有  
沒有掉队的同志，嘴里催促着：“快跟上队！”裴大姐在队的中  
間，注視前边尖兵小馬和稍拉后的刘排長。队伍离山最高处还  
有一百公尺，小馬已經爬上了山头。他忽然發現敌人的一个大个  
子尖兵也上来了。小馬猛扑过去，但他个子太小，被那敌兵压在  
下面了。当敌人拔刀要向小馬猛刺的时候，刘排長已經赶到，砰  
的一槍，敌人腦瓜就开了花。刘排長向自己队伍揮了揮手，表示  
發現敌人。徐主任、裴大姐知道敌人从北山上来了，立刻命令大  
家飞速搶占山头。小馬卧下来，以敌尸作掩体物，向冲上来的敌  
人射击，第一槍就把揮舞指揮刀的敌人干倒了。我也連滾帶爬  
地去和小馬卧到一起，向敌人射击。其他游击队员也都卧下来，  
向敌人开了槍。

三百多名敌人企圖搶夺山头，象一群野猪似地向上爬来。  
徐主任視察了一下地形：西面是数丈深淵，悬崖絕壁；南面是剛  
才我們过来的又寬又長的沒树木的雪溝子；东山較近，而且有树  
木可以掩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搶占东山，是最迫切的了。他爬到  
裴大姐身旁說：“我領十个人，从东山迂回到北山襲击敌人，你  
們在这先頂着，等听到北山槍响，就撤向东山！”裴大姐連忙答  
“是！”眼睛仍然望着敌方。

“跟我来搶东山！”徐主任向右翼的十多名同志說。

十多名同志立刻提起槍，向东山飞奔而去。

敌人以越来越密集的火力掩护冲鋒，迫击炮彈在裴大姐和  
我們身前身后爆炸，白雪和土塊一齐飞起，落到我們身上；我們  
的身体被埋沒了，但又爬了出来。这时东山的槍声响了，而且可  
以听得出是对打的，这表明敌人也去搶东山了。裴大姐已經明

白战勢是很緊張的，要大家節省子彈。

敵人繼續冲上來，離我們只有一百多公尺遠了，我們對敵人射擊得更猛烈了。小馬從腰間摸出一顆手榴彈來，挺起腰杆，狠狠地說：“你們來吧，叫你們尝尝這玩藝兒！”他使勁扔了出去，又連着扔出兩三個，十幾個敵人一齊送了命，機槍也啞巴了。劉排長立刻滾下去奪取機槍，待裴大姐想攔阻時，他已經爬過去了。大家就以更加緊張的心情注視着劉排長的每個動作，集中火力掩護劉排長。

不幸，就在小馬扔手榴彈的一剎那，一顆子彈從他腹部穿過，他手捧着肚子，血順手淌下來。我趕緊爬過去：“小馬！小馬！”小馬被鮮血染紅了的手，搭在我的肩上，用力睜開了眼，嘴角帶着微笑，用耳語般低沉的聲說：“干——下——去——吧，小——李——子！手帕……”可是他沒有說完最後的一句話，就閉上了眼睛。

我的心酸痛。我不願在這面對敵人的時刻流淚，但我怎麼控制得了呢？淚珠兒落到小馬蒼白的臉上，又滾落在雪地上。

槍聲仍在緊張地響着。敵人又猛攻了，叫喊聲使人嘔心。我輕輕放下小馬，抓起小馬那只沾滿鮮血的步槍，朝向冲來的敵人射擊。

這時我看見劉排長已經爬到機槍跟前，他剛伸手去抓機槍時，敵人又扣上一排槍，子彈象雨點似地落在他身邊。劉排長趴在那兒，可能負傷了。過了片刻，他重新抬起頭，抓起機槍，但又一排機槍子彈落在他身上，他又趴下了。我們集中火力掩護劉排長，等待着他再爬起來，希望他活着回來，可是他再也沒有抬起頭來。劉排長壯烈犧牲了！

裴大姐看見刘排長牺牲了，含着泪沉默了一刹那，激动的喊：“同志們，为牺牲的同志們报仇！”她組織大家發射排槍打退了敌人几次的冲锋。

东山的徐主任被敌人包圍了，打的更激烈。这时我听到畢荣向裴大姐报告說：“子彈打光了。”但裴大姐仍注視冲上来的敌人，向同志們喊：“开槍！”我們最后一粒子彈放出去了。但敌人更狡猾，开始向我們匍匐前进，快离我四十来米远。裴大姐喊：“手榴彈！”我們最后的一颗手榴彈一齐扔了出去，剛才爬上来的一帮鬼子滚到山下去了。

我眼瞅着徐主任他們讓敌人团团圍住了。敌人又从三面向我們冲来。我們已經彈尽援絕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坚持不退，就等于甘心受擒。“快退，向南山！”裴大姐發出了轉移命令。敌人黑压压地冲上来，并且叫喊着什么。

突圍的可能性很小。我在退却的路旁發現有个雪坑，乘敌人一乱，跳进雪坑，馬上被雪埋上了，沒有一分鐘的时间，我听見裴大姐高呼：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……”最后一声被一陣机槍声湮沒了。敌人的骑兵从我身旁飞奔而过，我覺得馬蹄好似踩到我的头上。我想起我身旁还帶有刺刀，万一敌人發現了，就和他們死拼一場。

“快快的！快快的！”这是敌人的督促声。接着是同志們激昂的歌声：

“高高举起呀，血紅的旗帜！”拍！拍！这是用馬鞭子打人的声音。但歌声还在繼續：“宁战死，不願国亡！……”

“巴格牙魯！”敌人的打罵声。接着又是女人的歌声，我听出这是裴大姐她們的声音。

难道我能躲在这里，讓自己的战友被敌人抓住受这样折磨嗎？不！我应当鑽出去，我有一把刺刀，說不定还能救了裴大姐她們。

我又听到：“同志們，勇敢的战斗下去吧，毛主席、朱总司令即將率領百万紅軍，来解放东北的同胞！”裴大姐他們壯烈的声音湮沒在敌人的槍声里了，敌人杀害了裴大姐。

我要冲出去，也和自己的同志死在一起呀！但又轉念：不，不能作無价值的冒險！徐主任和裴大姐常說：我們要保存力量，即或是保存下来一个，也还可以再起。現在出去，要是白白被擒，那才够冤枉的了。我苦痛地忍耐着。敌人的吵鬧声、槍声、踩雪声也漸漸远了……。

## 寻 队

敌人走远了。天已經黃昏，布滿黑云，狂風在怒吼。

我想站起来，但覺得兩条腿硬棒棒的不能弯曲，好象不是自己的腿。勉强从雪坑里爬出来。褲子上的雪已冻成了一層薄薄的冰。我用手帮助腿做弯曲的动作，經過許多次活动，勉强站了起来。漆黑的天上，連顆星星也沒有，我突然覺得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我感到孤独和恐惧。狂風象野兽怒吼，風声里似乎还象夾杂着人的哭叫声，我神經質地打了个寒顫。

我怎么办？往那里走？沒有星星，辨別不出方向。我不能停留在这，我必須想一切办法找自己的队伍！我把沒有子彈的三八式馬槍背在肩上，开始往前移动，并向自己下命令：“勇敢些，小李子，快走！”剛向南走了兩步，我又想：到北山、东山看看，也許有負了伤的同志需要有人去照顧一下，如果这样，該多么好。

呀！我可以背着他，一同去找游击队。我又向溝塘子跑去，边跑边喊，回答的只有深山的回声。我又往东山跑去，不知什么东西絆倒了我。我就坐在絆倒的东西上，并且用手摸着。怎么？摸到的不是倒木，也不象雪堆，我低头一看，啊呀！是一个人头，一嘴黑胡子，露着白牙，我惊叫了一声，头轟的一下，心似乎突然停止了跳动。我的腿象不能控制的机器，只是飞奔，总觉得死人在追赶着我。我翻过了两个大山，跑到一个山顶上，又被什么絆倒了。我实在没有力气再跑了。只是在二十四小时前，喝了点榆树皮煮的湯，以后再沒吃东西，累得通身是汗，腿也軟了。我爬到絆倒我的倒木上，休息了一会，口干得厉害，順便抓一把雪送进嘴里。稍稍鎮定了点，我想：刚才我怎么啦？看見一个死的敌人就吓成这个样子，象一个游击队员嗎？我又想起了裴大姐，悲痛地哭了。

由于飢餓和一天的緊張战斗，疲劳达到極点，我多么想睡一会啊！不到几分鐘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

忽然我听到一种怪叫声。猛醒过来，啊！是一群狼，在不远的地方嚎叫，爭夺着敌人的尸体，我立即起来，糟了！身边沒帶火，不能点火堆，槍里又沒子彈，怎么办？难道能讓狼把我白白吃掉嗎？这样，我不會再見到同志們了！……不！我不能成为狼的肉食，我要活，我剛剛迈入生活的途徑，……是的，我要活下去！我要消灭更多的敌人，为同志們报仇呢！我一边跑一边用木头敲打着树干，企圖吓跑狼群，我不时被倒木絆倒，臉被树枝划破，鮮血滴在白雪上，但，这一切我都忍受着，繼續往前跑，爬过了一座座的山和一道道的溝。

听不見狼的叫声了，我停下来，長長地吁了一口气；又將几